

風景舊曾諳

譚詠



作家出版社

風景旧曾谙

译选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景旧曾谙/谭宗远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0. 9
ISBN 7-5063-1960-8

I. 风… II. 谭…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48203 号

风景旧曾谙

作者: 谭宗远

责任编辑: 王宝生

装帧设计: 周 容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 830 × 1230 1/32

字数: 260 千

印张: 10.5

插页: 2

版次: 2000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印次: 2000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960-8/I·1944

定价: 15.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

我和宗远相识于一九八六年他调到文化馆以后。开始只是点头之交，后来有一次我到中华书局读者服务部买书，在那里碰见了她，才知道原来她也爱书，共同的爱好使我们变得熟识起来。

宗远是性情中人，喜怒溢于言表，很少有一本正经的时候。我们在一起经常聊天，谈论得最多的也还是书，哪家出版社又出了什么好书，哪家书店又进了什么新书，都要告诉对方，这样互通消息，使我们书架上的许多书都是相同的。我们还经常结伴买书，一起到外地出差也要逛逛书店，天津、兰州、敦煌都留下了我们共同访书的足迹。

宗远爱看书，也爱写作，多年来发表了不少东西，写的都是他的所闻所见所思所感，有些我见过，大部分没有读过。这次他把这些文章选了一下，编成这个集子，我是很高兴的。他的文章不错，有书卷气，不做作，能给人以启发，值得一读。他以白居易《忆江南》中的一句诗做书名，这首诗描写了江南春天的美丽景色，这本书则把另一些景色——我们熟悉的与不熟悉的——摆在我们面前。读者有兴趣不妨走进去看看，一定会有所收获的。

是为序。

徐 伟

2000年9月8日

于石佛营寓所

●第1辑

- 1 买书 —— (002)
- 2 买书随笔 —— (003)
 - 《郑板桥集》 —— (003)
 - 《花儿为谁开》 —— (004)
 - 《秋水轩尺牍》 —— (004)
 - 《随园诗话》 —— (005)
 - 《潜定集》 —— (006)
 - 《陋巷集》 —— (007)
 - 《花果小品》 —— (008)
 - 《痛苦·情人》 —— (009)
 - 《燕都》杂志 —— (010)
 - 《节日故事》 —— (011)
 - “聚珍本” —— (012)
 - 《苏州杂志》创刊号 —— (013)
- 3 买《沈从文别集》小记 —— (015)
- 4 津门买书记 —— (016)
- 5 半日买书记 —— (019)
- 6 地摊买书三记 —— (021)
- 7 书趣 —— (025)
- 8 我的签名本藏书 —— (026)
- 9 无处藏书 —— (029)

●第2辑

- 1 严文井的《一个人的烦恼》 —— (032)
- 2 一个波谲云诡的故事 —— (035)
- 3 一本绿色封面的书 —— (037)
- 4 关露的《苹果园》 —— (038)
- 5 打动人心的篇章 —— (040)
- 6 感谢老鬼 ····· (042)
- 7 管桦的《辛俊地》 —— (044)

- 8 胡考和他的小说 —— (047)
- 9 给市井人物“造像” —— (049)
- 10 “遗民泪尽胡尘里” —— (051)

● 第3辑

- 1 散文旧书谈 —— (056)
- 梁实秋的《雅舍小品》 —— (056)
- 曹靖华的《花》 —— (058)
- 茅盾的《读书杂记》 —— (060)
- 杨朔的《生命泉》 —— (062)
- 《山水阳光》与《撑渡阿婷》 —— (064)
- 林肯的《冰凌花》 —— (066)
- 田汉的《影事追怀录》 —— (068)
- 周天的《蜜蜂王国见闻》 —— (070)
- 卢森堡的《狱中书简》 —— (072)
- 2 枕上读书记 —— (073)
- 闲览非闲 短章不短 —— (073)
- 玩物未必丧志 —— (074)
- 黄裳：《彩色的花雨》 —— (076)
- 小开本散文与《编书忆旧》 —— (077)
- 厚积薄发 —— (079)
- 亦史亦论话梨园 —— (080)
- 读《苦雨斋一二》 —— (082)
- “挖空心思做广告” —— (084)
- 猫趣与猫文 —— (086)
- 忆明珠的散文 —— (087)
- 于是之的散文 —— (089)
- 有益有趣的《语文杂记》 —— (090)
- 3 李辉的两本近作 —— (092)
- 4 | 年沧桑一路歌 —— (096)

- 5 漫画家的幽默 —— (099)
- 6 假作真时真亦假 —— (102)
- 7 半本日记蕴真情 —— (105)
- 8 读杨绛《杂忆与杂写》 —— (109)
- 9 平原上——一棵白杨树 —— (111)
- 10 只身壮游走天涯 —— (113)
- 11 老白其人其书 —— (115)
- 12 素淡朴茂的二月兰 —— (117)
- 13 小窗一扇看风景 —— (119)
- 14 春温 —— (121)
- 15 谢姜先生赠书 —— (123)
- 16 王世襄与《秋虫六忆》 —— (124)
- 17 “小坡”归来 —— (126)
- 18 焚书记 —— (129)
- 19 战士的诗 —— (132)

● 第4辑

- 1 大作家 小文章 —— (136)
- 2 美丽的外衣 —— (137)
- 3 “春初新韭，秋末晚菘” —— (139)
- 4 多看了一眼 —— (140)
- 5 童趣二题 —— (142)
- 6 天然去雕饰 —— (143)
- 7 “烂额焦头为买书” —— (145)
- 8 文章的分量 —— (146)
- 9 散文的繁荣 —— (148)
- 10 不忘“二战” —— (149)
- 11 多读“长命书” —— (151)
- 12 美哉书话 —— (152)
- 13 妙哉序跋 —— (153)

14 书籍的命运 —— (155)

15 闲言碎语 —— (157)

16 写作不易 —— (158)

● 第5辑

1 驴背上的张中行 —— (162)

2 梁树年与张大千 —— (163)

3 姚敏苏和她的父亲 —— (165)

4 靳连生和他的铜墨盒 —— (167)

5 科普园丁 —— (170)

6 负重跋涉 —— (173)

7 万羽信鸽腾空记 —— (176)

8 爱乐女 —— (179)

9 我所认识的杜高 —— (182)

10 袁鹰写歌词 —— (185)

11 书友徐鲁 —— (188)

12 这才是严文井 —— (191)

13 石夫在新疆 —— (194)

14 他为《林海雪原》画插图 —— (197)

15 桥边老人汪曾祺 —— (201)

16 文化馆长徐伟的一天 —— (205)

17 李龙吟素描 —— (208)

● 第6辑

1 世界真奇妙 —— (213)

2 看绿 —— (214)

3 剪下一片蔚蓝 —— (216)

4 盘古茶园青 —— (217)

5 青云谱 —— (220)

6 蜀中吃茶记 —— (221)

- 7 游故居的随想 —— (223)
- 8 山居野趣 —— (224)
- 9 响墙子茶棚 —— (226)
- 10 又到十渡 —— (227)
- 11 甘蔗 —— (229)
- 12 西行日记 —— (231)

● 第7辑

- 1 杨柳风 —— (236)
- 2 花情 —— (237)
- 3 独处 —— (238)
- 4 有事才出门 —— (240)
- 5 又是贮存白菜时 —— (241)
- 6 止酒 —— (242)
- 7 跪着的武士 —— (243)
- 8 下雪及其他 —— (244)
- 9 有心栽花 —— (245)
- 10 我的茶事 —— (247)
- 11 我还没有西装 —— (249)
- 12 蝎子 —— (252)
- 13 说“玩儿” —— (254)
- 14 回胡同瞧瞧 —— (256)
- 15 别梦依稀 —— (257)
- 16 歌事三章 —— (260)
 - 焦生 —— (260)
 - 泥屋 —— (261)
 - 听歌 —— (262)
- 17 雨后 —— (263)
- 18 夏蚊记屑 —— (265)
- 19 门钉肉饼 —— (266)

20 开花豆和芸豆饼 —— (269)

21 游戏 —— (272)

22 小园梦忆 —— (275)

● 第8辑

1 希望更多的同志拿起笔来
——记秦牧的一次讲话 —— (280)

2 残存的记忆 —— (283)

3 告别翁老 —— (286)

4 好梦难留 —— (288)

5 哭大哥 —— (291)

6 搭桥人 —— (293)

● 第9辑

1 老街旧邻 —— (297)

高大妈 —— (297)

乔老太 —— (298)

老刘 —— (300)

翠兰 —— (302)

小牛妈 —— (304)

花儿张 —— (306)

2 乡下人 —— (307)

3 凡人小品 —— (311)

君子兰开花 —— (311)

小木匠 —— (313)

幸存者 —— (3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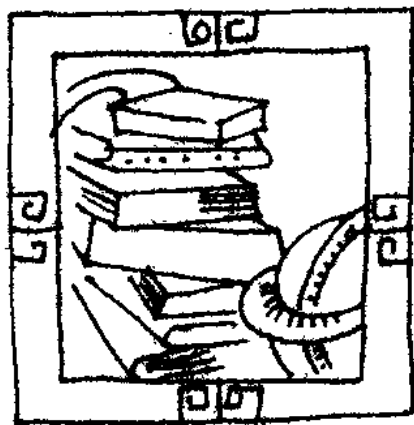
4 病房纪实 —— (316)

● 挖(代跋) —— (320)

第

1

辑



1 买 书

生性好静，闲时的光阴大抵是靠读书来打发的。收益大小且不论，却明白了不少事体，悟出了不少道理，获得了不少艺术享受。书的来源有二，一是借，一是买，比例大体为七比三，即借的多，买的少。

不过遇到喜欢的书，即使读过，还是非买不可，花几块钱也在所不惜。

这就发生了矛盾。我和爱人都是工人，有一个三岁顽童，每月工资合起来不过百多元，除去日常开销，还要储蓄，以备不时之需，所余就很有限了。爱人虽也支持我买书，久而久之，终不免要以经济不宽裕为由抱怨几句。我不好回回张口要钱，只有“另辟蹊径”。

一是逛旧书店，以少量的钱购多量的书。这酷似钓鱼，要碰运气。有时乘兴而去，败兴而归，有时却颇有收获。我的书橱里，这类旧书要占大半。像中华书局出版的李贽的四大册《藏书》，原价三元七角，我以二元四角购回，便宜三分之一；上下两册的《陈亮集》，原价一元五角五分，我以八角购回，便宜一半。但也有折价不尽合理的，只好忍痛割爱。如李广田的散文集《银狐集》的初版本，竟索价一元二角，比原价还高。买吧，实在贵，会把买其他书的款挤了；不买，又眼馋。权衡再三，终于断然插回书架，例外地违背了“即使花几块钱也在所不惜”的原则。事隔几天，心中犹怅怅不乐。幸好不久，在新华书店意外地购到这本书（仅四角五分一本），才了却了这桩心事。

一是先卖后买，先把不需要的旧书旧报卖掉，再买新书。此法虽周折，却不失为两全之策。既可给书橱腾出空当，又可满足新的需求。我曾以一包旧书，换回一本《曹禺剧作选》。又曾以几本旧杂志，换回两本心爱的《随笔》。我早想拜读茅盾的全部散文，从广告得知《茅盾散文速写集》出版的消息，几度到书店探询，得知了书的价格，于是

乎又凑了一批旧书报卖掉，使我在《白杨礼赞》、《风景谈》之外，又读到了那么多平实流畅、思想深邃、情真意切的佳作。上文提到的《银狐集》以及花城出版社同时出版的何其芳的《画梦录》、唐弢的《落帆集》、悄吟（萧红）的《桥》、陆蠡的《海星》等，也是用同样的办法买到的。最近又买了吴伯箫的《羽书》。这样，由巴金主编，花城重印的两辑文学丛刊选中的散文，我就全部购齐了。

打个譬喻。我就像初到海边的孩子，望着苍苍茫茫的大海、闪闪烁烁的贝壳，心旷神怡，禁不住要追逐着翻飞的浪花，想摘几朵；寻觅着神奇的彩贝，想采几只，即使为此溅湿了鞋袜，划破了手指，心里也是甜的。

这就是买书的乐趣。

（原载《随笔》1983年第5期）

2 买书随笔

常逛书店常买书，有时便爱写几行字，记述买书经过和感想。今抄录数则，姑名之曰：买书随笔。

○《郑板桥集》一

我少年时即闻板桥大名，观其所绘兰竹，俊逸脱俗，十分喜爱。后在友人处，见影印《郑板桥集》，欲借回一读，只因朋友云此书乃其岳父所藏，十分爱惜，轻易不肯借人，遂作罢。越数年，偶从《读书》杂志中读到李枝葱文章《动乱年代读板桥家书》，重勾起我读板桥集的欲望，托人购买，自己也出入书店访求，终不可得。昨日逛前门古旧书店，见有明代散文家归有光的《震川先生集》。过去曾拜读过此公的《项脊轩志》、《寒花葬志》，爱其哀婉动人，想集中定然还有佳篇，欲购，惜阮囊羞涩，当晚即清理收藏价值不大之旧书，打算卖掉，以所

得款购《震川集》。今晨赴东风市场旧书收购部，结果十几册书只卖一元六角，买《震川集》还差许多。抑郁中，乘便到旁边古旧书店瞎转，无意中竟发现这本《郑板桥集》，大喜过望，毫不迟疑地买回。卖旧书款尚余三角五分。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此非天意乎？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十二日识。

（原载《博览群书》1987年9月号）

○《花儿为谁开》

曾有一段时间，我热衷于剪报。那时我在工厂行政科工作，几乎每月厂长办公室都送来旧报让我们处理，其中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有的报竟是原封未动，主人连碰都没有碰过。我便利用这个机会，把报纸逐日浏览一过，见到好文章便随手剪下，一一贴在旧杂志上。渐渐积了几十本。这里面便有《人民日报》陆续登载的《农业知识小品》。这种文章篇幅不大，内容却五花八门，花鸟虫鱼无所不谈，不仅知识性、趣味性强，写得也相当漂亮。这类文章我剪了不下二三十篇。后来《农业知识小品》改换了栏目，叫《草木百家姓》了，内容变得单纯了，只谈植物，不谈动物了。再后来我剪报的热情也渐渐冷却下来。前几天到隆福寺古旧书店，见到了这本《花儿为谁开》（“农业知识小品”集），像会到了睽隔多年的老朋友，非常高兴。翻翻里头的文章，大都是我曾剪贴过的，至今还有印象。但这书是这类文章的合集，保存阅读毕竟比剪报本来得方便，于是花两角钱买下。藏书中又多了一种，也算是桩幸事。一九八七年十月二日灯下。

○《秋水轩尺牍》——

我读过革命导师的家书，读过革命先烈的书信，也零星地读过一些中外作家的书简。不论是谁的信札，我都喜欢。理由是这些信不是“做”出来的，而是从他们心里“流”出来的，那么自然、平易，一点儿也没有“学究气”、“酸腐气”。他们当初在写信的时候，原本并没有

考虑发表（为发表而写的自然也有，不在此列）。我喜读书简的原因还有一条，就是通过书简可以更全面真切地认识那写信的人。昨日游王府井书店，见有清代许葭村的《秋水轩尺牍》，当时因为已经买了不少书，出于经济上的考虑，没有买。今天得到一笔稿费，自然又想到那本书，下午在雨丝风片中又奔书店，直上三楼，挑了一本外观好些的。看看天色尚早，便在湖南文艺出版社的专柜前睹翻，意外地又见到袁枚的《小仓山房尺牍》。这书我是慕名已久的，于是也买下。两书在手，心花怒放，俨然拥有了整个世界。一九八七年十月十六日识。

○《随园诗话》——

“文革”开始不久，学校停了课。那时我十四五岁，没有参加“红卫兵”，在家闲居，是所谓“逍遥派”。我也乐得在家逍遥。呆久了，想干点什么，便跟别人借了几本书，每日翻看。有个过从甚密的朋友，其父是某文工团领导，业已“靠边站”，所幸家还没有被抄。他积过几份旧报塞在书柜里，我在取他藏书时顺便把这几份报也拿回家，这就读到了连载的郭沫若的《读〈随园诗话〉札记》。报不全，连载便也不完整，但我终究是把它读完了。我第一次知道了历史上有个文人叫袁枚（子才），第一次知道了他写过本叫《随园诗话》的书。这札记我虽读不大懂，有一点却是明白的，就是郭老对袁枚十分不敬，处处在嘲笑他，批评他，我至今记得有一节札记的题目叫《奸猾哉，袁子才！》。郭老这些札记当出过单行本，我当时无从见到，直到今天，也仍没见过。但一九六九年到内蒙古兵团以后，我却在友人处见过袁枚的《随园诗话》，当时只草草翻了几页，知道了何为诗话，根本没想到借来读。拨乱反正后，我见到了新版《随园诗话》，因时过境迁，也没有买。近年来，我忽对古籍发生了兴趣，开始有选择地买，买笔记丛刊，买诗文集，买日记，买尺牍，也买了几本诗话。这部《随园诗话》便于日前购得。袁子才奸猾与否我不敢妄说，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主张“性灵说”，其议论还是十分可取的，他自己也说：“枚撰《随园诗话》十六卷，未免宋元人习气，自觉可嗤。然中间抒自己之见解，发潜德

之幽光，尚有可存。”（《与毕制府》）且文笔老到而精致，是个很会做文章的人。郭老对他的评判是否恰当，还要通过后学的实践检验。我将来总有机缘见到他那本札记的，那时将二书对照着读，恐怕是会得出自己的结论的。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一日记。

（原载《博览群书》1988年11月号）

○《澹定集》 ·····

我素喜孙犁散文，已购得《津门小集》、《晚华集》、《秀露集》、《尺泽集》数册，惜漏购《澹定集》。跑北京各书店寻访，均没有。后见报上刊载百花文艺出版社广告，知该社尚有存书，于是汇款至该社邮购部，指购《澹定集》、《文苑随笔》（吴泰昌）、《现代散文序跋选》（余树森编）三书。一月后，三书寄到，孙犁散文小集遂凑齐了。这是我第一次从出版社邮购图书。孙犁善为文集取名。虽然他说把一些丛杂的文章，汇编起来，立个名目，常常使人“一名之立，旬月踟躇”，可是正因如此，他起的书名才不落窠臼，耐人寻味。《津门小集》其义甚明，是作者对解放初期新天津工农生活的衷心赞美。《晚华集》也不费解，作者暮年笔耕，每篇文字自然要算“晚华”了，这跟冰心晚年出版的《晚晴集》是一个意思。比较有讲究的是《秀露》、《澹定》、《尺泽》这三个书名。恰好孙犁对这三个书名都有解释，兹摘录于后：“‘秀露’一词，亦别无含义。在农村生活时，日出之后，步至田野，小麦初生，直立如针，顶上露水如珍珠，一望无垠，耀人眼目，生气蒸蒸，叹为奇丽。今取以名集，只是希望略汰迟暮之感，增加一些新生朝气。”（《秀露集》后记）“因为毕竟是老了，于是这本集子，就定名为澹定。这两个字，见于王夫之的《楚辞通释》。”“有一个格言，悬诸座右，比没有一个格言，总会好一些，因为这究竟是中国人的一个习惯，多少还带有一些文化教养的性质。”（《澹定集》后记）按：澹定含淡泊清静之意，不求名利，不与世争，孙犁为人为文正是如此。“尺泽”二字，引自古书，……尺泽虽小，希望它是清澈的，没有污染的。它是从我的心泉里流出来，希望能通向一些读者的心田里去。”（《尺泽

集》后记)现在有些作家给自己文集取名,不爱动脑子,随便安上一个就完,或者干脆在自己的名字后边缀上“近作”、“诗选”的字眼。省事固然省事,却丧失了多少耐人咀嚼的韵味。何不学学孙犁,起书名时,也来个“一名之立,旬月踌躇”呢?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陋巷集》——

我有一友,刘姓,长余几岁,好文学。整个青年时代,因工作关系,他都在外漂泊,住过的大小县城不下三十座。在廊坊他遇到一位文学老师,笔名飞雁,对他多有教诲。此人肠胃均做过手术,身体很差,却勤于写作,在海内报刊上发表的小说长长短短加起来将近二百万字,还出版过四十万字的长篇传奇。刘姓朋友返城后犹时常向我提起他。今年九月底我与刘、白(另一文友)决意去廊坊访他。廊坊新雨初晴,小巷泥泞不堪,难以下脚,三人在泥水中跋涉了许久才敲开了飞雁的房门。主人好客,捧茶相迎。环睹四壁,陈设简单,唯墙上字画、架上图书文稿使人感到寒斋不俗。谈话间,无意提起孙犁,主人话匣大开,略谓:孙五十年代后期患神经衰弱,长时间读书写字便头晕目眩,只好病休闲居。“文革”中他被抄家,赴干校劳动,在菜窖倒白菜,病竟奇迹般地好了。孙从未违心地批判过谁,也从未写过一篇违心的文章,故他的文章皆可编人文集,无须删汰。这是其他许多作家自愧弗如的。孙后来在《天津日报》副刊当助理编辑,只负责看稿退稿,大材小用。他对上不奉迎,对业余作者却满腔热情的扶助,飞雁的两个短篇就是经他力荐,在《天津日报》刊出的,占了整整两个版面。七六年孙重新把笔为文,回到文坛,几乎一年一本书,他那絮语式的文字,他那宁静寂寞的情怀,征服了千万读者的心。飞雁还讲到孙的第二次的恋爱和婚姻。那是一场“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失败的姻缘。谈话自然涉及到孙最近出版的《陋巷集》,我说孙犁的书我碰到必买,只是这本书还无缘得见。于是我们为他的书印数太少而叫屈。时已正午,主人备饭款待,酒足饭饱,我们为赶火车,匆匆告别。十月金秋,北京举办第二届书市,开幕当天我即持票前往劳动人民文化